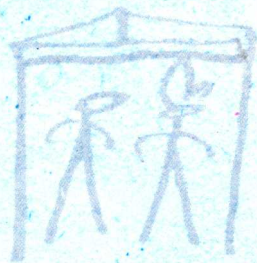


DONGBAWEN YU SHUIWEN
BIJIAO YANJIU

东巴文与水文 比较研究

邓章应◎著



人民出版社

比较文字学丛书之六

DONGBAWEN YU SHUIWEN
BIJIAO YANJIU

东巴文与水文 比较研究

邓章应◎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马长虹

封面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巴文与水文比较研究/邓章应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

ISBN 978-7-01-014347-7

I. ①东… II. ①邓… III. ①东巴文-对比研究-水语 IV. ①H257②H2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0554 号



东巴文与水文比较研究

DONGBAWEN YU SHUIWEN BIJIAO YANJIU

邓章应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5

字数:30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4347-7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比较文字学丛书》总序

黄德宽 邓章应

一

比较是认识事物的一种基本方法，不同事物的分类是在比较的基础上完成的，同类事物的不同特质也是通过比较发现的。故比较方法在各个学科都有使用，如比较文学、比较语言学、比较神话学、比较宗教学、比较教育学、比较心理学等等。

比较文字学是采用比较方法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字进行研究，发现它们的共性规律、个性差异以及相互关系，是以特定研究方法命名的文字学研究分支学科。比较的内容可以是某一方面的，如文字结构的比较、文字表达法的比较、文字起源和发展的比较，也可以是较为全面的文字系统间的综合比较。

比较文字学的理论基础是文字学的系统观、发展观和传播观。文字学的系统观、发展观、传播观对应着比较文字学关于文字本体的研究内容：系统观要求比较研究文字的文字单位、文字规则以及结构层次；发展观要求比较研究文字的形成发展演变及历史层次；传播观要求比较研究文字的相互接触及影响。

二

不同文字间的比较不仅能加深对具体文字的理解，而且能发现文字

间的共性和差异，还有助于发现文字间的关系。

通过文字比较可以形成文字发生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认识。如周有光先生针对文字结构提出的“六书具有普遍适应性”，我们提出的字符分层形成机制也是通过多种文字比较而得到验证。各种文字系统的字符，都是分层形成的：一种文字系统按其造字的参照类型可以分为初造字和新造字，初造字是未参照该种文字系统中任何已有字形造出的字符，存在三种造字机制：仿拟机制、吸纳机制和引进机制；新造字则是在已有字符基础上构造新字，新造字往往依据参照机制造字。

比较文字学还能发现各种文字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差异，如表意体系的文字传播到民族外部能产生出表音体系的文字，在民族内部也有产生的可能。前者如楔形文字、汉字，后者如纳西族的东巴文。

很多文字的释读和研究是在比较中进行的，如著名的罗塞塔石碑上面的三语对照铭文有助于埃及象形文字的解读，贝希斯敦壁刻上的三语对照铭文有助于楔形文字的解读，《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西夏文与汉字的对照有助于西夏文的重新发现，事实上北方民族古文字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的释读和研究都是在与汉字的比较中进行。1909年伊凤阁（A.I.Ivanov）在黑水城出土文献中发现了西夏文与汉文对照字书《番汉合时掌中珠》，学界逐渐了解了一批常用字和汉字的音义对应，从而基本能够识读西夏文。

甚至具体字的考释也能从文字比较中得到启发，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第十五简《豫》上有一字“𣎵”，表示“杳”义，但字形作“木上日形”，我们通过和纳西东巴文的涂黑表义的方式相比较，认为这个字上右部涂黑也有表义的作用。字形作木上日形本表“杲”，但涂黑则表达反义“杳”，这与东巴文存在大量涂黑表达反义或相对义的现象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因为东巴文形态原始，这种现象大量存在，而汉字发展程度高而此类现象少。

如果没有比较，对具体文字的特点也难以认识得全面深刻，因为认识一个事物的性质仅仅研究其自身是不够的，还必须将之同其他事物进行比较。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较，可以确定具体文字在人类文字发展史中的位置。

三

我国最早提出“比较文字学”名称的是林祝敬先生，他1937年发表《比较文字学浅识》一文，又翻译法国著名人类学家葛劳德(Clodd)所著《字母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Alphabet*)，中文题名改为《比较文字学概论》。但在此以前已经有文字比较实践，中国古代在翻译佛经过程中认识到中梵文字之不同，宋代开始有了对北方民族文字西夏、女真、契丹文的了解，明清时期专门编纂了各种《华夷译语》。后来随着拉丁字母的传入，人们将其与汉字作比较，进而思考汉字的发展和改革。西方在释读楔形文字和埃及圣书字之后，进行相互比较，并跟汉字比较。比较文字学的正式形成，以1997年周有光先生《比较文字学初探》和2001年王元鹿先生《比较文字学》两部通论性专著的出版为标志。

但是这门学科的发展还存在诸多不足：各具体文字研究往往只专注于一种文字，少于与其它文字进行沟通比较。即使有比较，也多与汉字进行比较，而没有与其类型或性质更为接近的文字进行比较。另外以往的比较角度单一，重在文字结构的比较，而其它方面如文字性质，文字产生背景和过程、文字使用环境、文字传播与影响方面的比较不多。因此以后应该加强具体文字资料的收集与研究，文字研究方法的更新以及加强比较文字学理论的探讨。

可喜的是，比较文字学已经开始得到关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了多项关于比较文字学的项目，如“汉字与古埃及文字比较研究”(陈永生2013)、“云南民族古文字接触的地理类型学研究”(刘青2013)、“汉字与南方民族古文字关系研究”(王元鹿2010)、“释读旁落的文明——濒危的水族古文字与古汉字比较”(韦宗林2005)、“比较文字学”(王元鹿1994)等，教育部、国家民委及各省市也立项资助了不少项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文字学丛书已经有了5种。在中国文字学会以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的年会上有更多关于比较文字学的论文。期刊上发表的比较文字学论文也呈逐渐增多的趋势，《兰州学刊》设置了“比较文字学”专栏，2011年还出版了《华西语文学刊》(比较文字学专辑)。有多所学校开设比较文字学专业或方向的博硕士招生专业，招收该方向

硕士生、博士生，开设《比较文字学》或相关课程。西南大学汉语言文学文献研究所 2009 年、2011 年、2013 年和 2014 年举办的全国博士生论坛，均设置了比较文字学分论坛。

开展比较文字学研究，有助于深化汉字的研究和理论认识，有助于揭示汉字文化对其他民族和周边国家文化的影响，对探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文字系统的相互影响以及促进理论语言学、普通文字学的科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比较文字学研究正蓄势待发，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我们相信，只要学术界给予比较文字学研究更多的关注，创造必要的条件，比较文字学可望成为文字学研究一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领域。

序

王元鹿

当我们说到中国民族古文字的时候，有两个文字系统不能不被提到，那就是纳西族的东巴文与水族的水文。这是由于这两种文字在文字学研究中各自所反映的性质上的典型性。

由于纳西东巴文字的丰富文字数量与文献内容，更由于它是一种既可视作“原始文字的活化石”又可视作“表词一意音文字的起始状态”的文字，所以，学者可以从多个方面去研究它的状况、历史与特征。而水族文字也有丰富的文献内容，而且这种文字是既含水族先民的自造字又含汉字流入水族后的改造字，是一种典型的“拼盘文字”，所以就其文字特征而言，也在比较文字学方面有着极大的启发。因此，就此书作者章应与我的民族古文字研究过程而言，几乎不约而同地较早地关注这两种文字，也就是十分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章应在多年之前从喻遂生教授攻读硕士学位时，就潜心于纳西东巴文字的研究，创获颇多。之后在华东师大开始其博士学习期间，更是把研究视角扩大到了几乎各种西南少数民族文字，尤其在水文上作了很深的研究。所以，章应选择东巴文字与水族文字的比较作为此书的研究主题，就其自己的学术积累与研究成果而言，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就文字比较研究的学理而言，这两种文字的比较也是极有意义的。乍看起来，东巴文与水文性质差异很大，似乎难以寻取一些共同点进行比较。事实上，正如古代圣人所言：“及其至，则一也。”我们完全可以

相信，世界上的事物虽然多姿多彩各不相同，但是总有它们的可以比较的角度。

就东巴文与水文来看，章应的文章已经在这两种文字的比较上找到了很多有意义的视角并得出了许多可贵的结论。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在两种文字的字符形成机制上的比较及文字表达语言方式的比较方面，进一步阐述了他提出的一些富有创新性的见解并通过结合两种文字比较的研究得到印证与发展，希望读者在阅读此书时多加留意与思考。此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两种文字名称、符号体态的比较及演变状况的描述，也有许多独特而又有价值的论述。还有，章应一直关注的文字的发生神话的比较，也是本书的亮点之一，很好地运用了人类学的知识与方法论，值得细品。

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一章，较为详细地谈及了两种文字的抢救问题，也颇值关注。值得在此提到的是，作者在多种濒危文字的抢救方面，做了许多很务实的实地调查工作并用之于其研究。这一些工作是章应的研究具有很强实践性与具体性的重要原因，颇值得我们学习。

我自己虽在纳西东巴文字与水族文字方面所做的工作有限，但是对这两种文字的兴趣与关注，倒是长期以来始终如一的。在随史存直、李玲璞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时，在一个偶然的时机中发现了我国除了汉字之外还有一种极具学术价值的东巴文，于是就本着追寻汉字起源的目的，请求二位导师让我研究东巴文。谁知这次与东巴文的邂逅，却使得民族文字成为我一生的主要研究方向。在刚成为大学教师不久为大学生开“普通文字学”课时，又由于偶然见到了水族文字，惊奇它的字数之少而长期关注，终于完成了几篇有一定意味的关于水文的文章，而且由水文研究提出了所谓“拼盘文字”的一个文字学术语。我在较长期研究民族文字时，深深体会到中国乃至世界的民族文字的可比较性，这也正是章应写出并写好此书的客观原因。至于主观原因，自然在于章应多年如一日的对民族文字的浓厚兴趣与实干精神——这是我与读者诸君都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还要提到的是：学海无涯。即便就东巴文字与水族文字而言，至今还有许多未解决或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如两种文字的发生年代，如两种

文字的初期状态，等等。我相信，在章应此书的启发下，我们总有一日会解决这些谜团，或者至少使我们求索的答案渐渐逼近于历史与科学的事实。

绪论 东巴文与水文概况

写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2014年7月17日

东巴文是纳西族特有的文字，主要分布在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境内，是纳西族东巴祭司在长期的宗教活动中创造的一种象形文字。东巴文与水文同属纳西族文字系统，但水文是纳西族民间广泛使用的文字，而东巴文则是东巴祭司专用的文字。东巴文与水文在字形、字义、用法等方面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的区别。本章旨在介绍东巴文与水文的基本情况，为后续章节的深入探讨奠定基础。

东巴文与水文在纳西族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东巴文主要用于宗教仪式、占卜、治病等场合，而水文则广泛应用于民间生活、生产、贸易等领域。东巴文与水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纳西族的历史文化，也为研究中国文字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本章将从东巴文与水文的历史、现状、特点等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节 两种文字的使用领域

一、东巴文使用领域

东巴文主要用于宗教仪式、占卜、治病等场合。东巴文是纳西族东巴祭司专用的文字，主要用于书写经书、咒语、占卜文书等。东巴文的使用具有严格的仪式性和神秘性，是纳西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经书

东巴文主要用于书写经书，包括《东巴经》、《东巴舞谱》等。东巴文经书是纳西族宗教文化的核心，也是研究纳西族历史的重要文献。

目 录

| | |
|---------------------------|-----------|
| 《比较文字学丛书》总序 | 黄德宽 邓章应 |
| 序 | 王元鹿 |
| 绪论 东巴文与水文概况 | 1 |
| 第一节 两种文字的使用领域 | 1 |
| 第二节 两种文字字符体系构成 | 7 |
| 第三节 相关材料说明 | 11 |
| 第一章 研究历史比较 | 13 |
| 第一节 东巴文研究概况 | 13 |
| 第二节 水文研究概况 | 29 |
| 第三节 从东巴文研究看水文研究 | 44 |
| 第二章 文字名称比较 | 54 |
| 第一节 东巴文的名称 | 54 |
| 第二节 水文的名称 | 64 |
| 第三节 两种文字名称比较 | 73 |
| 第三章 文字起源神话比较 | 75 |
| 第一节 东巴文文字起源神话 | 75 |
| 第二节 水族文字起源神话研究 | 86 |
| 第三节 两种文字起源神话比较 | 95 |

| | |
|---------------------------------|-----|
| 第四章 文字系统与文字性质比较（上） | 99 |
| 第一节 东巴文表达语言方式 | 100 |
| 第二节 水文表达语言方式 | 115 |
| 第五章 文字系统与文字性质比较（下） | 126 |
| 第一节 东巴文字词对应研究 | 126 |
| 第二节 水文文字词对应研究 | 152 |
| 第三节 两种文字性质比较 | 163 |
| 第六章 字符形成机制比较（上） | 166 |
| 第一节 东巴文初造字的字符形成机制 | 167 |
| 第二节 水文初造字的字符形成机制 | 176 |
| 第七章 字符形成机制比较（下） | 180 |
| 第一节 东巴文新造字的参照机制 | 180 |
| 第二节 水文新造字字符形成机制 | 186 |
| 第三节 两种文字字符形成机制比较 | 189 |
| 第八章 文字符号体态比较 | 192 |
| 第一节 东巴文的符号体态 | 192 |
| 第二节 水文的符号体态 | 201 |
| 第三节 两种文字符号体态比较 | 209 |
| 第九章 文字演变比较 | 213 |
| 第一节 东巴文的演变 | 213 |
| 第二节 水文的演变 | 222 |
| 第三节 两种文字演变比较 | 225 |

| | |
|---------------------------------|-----|
| 第十章 文字濒危与抢救 | 227 |
| 第一节 东巴文的濒危与抢救 | 227 |
| 第二节 水文的濒危与抢救 | 236 |
| 第三节 两种文字濒危与抢救的比较 | 241 |
| 附录 1: 东巴文研究目录 (2004—2013) | 244 |
| 附录 2: 水文研究目录 (1948—2013) | 265 |
| 参考文献 | 277 |
| 后记 | 298 |

绪论 东巴文与水文概况

东巴文是纳西族传统文字，主要由纳西族宗教祭师东巴掌握使用，故称之为东巴文。纳西族主要分布于云南省丽江市和迪庆州香格里拉县、维西县，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盐源县。用东巴文书写的宗教经书东巴经，国内外公私收藏约 3 万册，不同的经书约 1000 种，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非宗教的应用性文献，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2003 年 8 月东巴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水文是水族传统文字，主要由水族宗教祭师水书先生掌握使用。水族主要分布于贵州省黔南州三都、荔波、都匀、独山、黔东南州的丹寨、雷山、榕江、从江等县市，广西和云南亦有少量分布。用水文书写的宗教经书水书卷本众多，但未有集大成的译注全集和联合目录，据不完全统计，各地从民间征集到的水书总量 2 万多册。

第一节 两种文字的使用领域

一、东巴文使用领域

东巴文主要由纳西族祭师东巴用于宗教领域，书写东巴经，但也偶尔用于日常生活，如记账、写信、写契约、写日记等。甚至还有极少数并不是东巴的人学会东巴文用于记账等。

1. 主要用途

东巴文主要被东巴用于宗教领域，书写东巴经书。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开始出版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以下简称《全集》)100卷,共译注东巴经897册,按东巴教仪式类别编序,包括:(1)祈福类仪式,含祭天、祭祖、祭胜利神、祭星、祭家神、祭村寨神、祭猎神、祭家神、求嗣、求寿等12种仪式;(2)禳鬼类仪式,含祭风、退送是非灾祸、除秽、捣毁鬼门等12种仪式;(3)丧葬类仪式;(4)占卜类经书;(5)其他类,含东巴舞谱、规程、药书、杂言等。^①

2. 附属用途

过去学者一直认为东巴文仅由东巴用于书写东巴经,故以此命名。虽然也有一些学者零星提到东巴文应用于日常生活,如李霖灿曾提到“么些文字的日常应用,大致不出谱牒、记帐、书信三项,谱牒、帐目,我曾在么些地区着意搜求,毫无所获。书信则只见到几封最近军人的家书,这可见么些文字在日常应用上分量的稀少。而我们一收罗宗教上的经典,动辄数千册,可见文字用在宗教上分量之重。”^②可惜一直以来未引起学者足够重视,直到喻遂生师20世纪90年代末陆续刊布一些东巴文应用性文献,并大力呼吁加强东巴文应用性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③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东巴文除了用于书写东巴经,也被用来书写应用性文献。

特别要提到的是一些不是东巴的人也运用东巴文记账,如喻遂生师提到云南香格里拉县三坝乡白地村波湾自然村和依甲(1909—1953),年轻时打小工,后做生意,跑中甸、丽江,是当地有名的生意人,土改时划为地主。原有账簿二三十册,后因抄家失散,现存10册,著录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纳西族卷》。但和依甲本人并不是东巴,他学东巴文的目的是记账。^④

^① 东巴文化研究所:《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2000年版。

^② 李霖灿:《么些族文字的发生和演变》,载《么些研究论文集》,国立故宫博物院1984年版,第65页。

^③ 喻遂生:《纳西江巴文应用性文献的语言文字考察》,载《中国语言学报》(第十期),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④ 喻遂生:《纳西东巴文账簿研究述要》,中国语言学会第十五届学术年会论文,2010年8月。

二、水文使用领域

(一) 主要用于宗教领域

水文主要由水书先生用于书写水书文献。岑家梧：“水书为水家鬼师（引者注：即水书先生）所用之占卜文字，称为‘Lasui’，译为水书，意为水家文字。汉人以其字形间或反写，又名之为‘反书’。此种文字，除鬼师外，普通水家人多未认识。然其应用极广，水家一举一动，均受水书制约，其于水家生活，影响颇巨。”^①

1. 书写主体为水书先生

关于鬼师（水书先生）的情况，1914年《独山县志》卷十三“风俗”条：“病祷于鬼，不服药，有仇怨者请鬼师作法中之，然多不验。”^②吴泽霖《水家的妇女生活》：“就产生了一种人与神间的媒介，这就是‘女巫’和‘鬼师’。‘女巫’为阴采，‘鬼师’为阳探，患小病可请问鬼师，如遭大变故，则请女巫‘过阴’。”^③潘一志《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记载了水书先生占卜的情况：“求卜者把巫婆的话转述于鬼师，鬼师就择吉日，叫求卜者备某牲以及若干米、酒、肉等，临时由鬼师念词致祭，鬼师也可以占卜。占卜的方法，有的挽草诀，用九根米草捻作一束，口念祝词，将草两头每两根打一个结。打完后，将草撒开，看草联的根数来判吉凶，判断某神某鬼；有的用一根草绳捆一颗石头，两手捏绳头，把石头上坠不动，口念祝词，看石头摆动的方向次数来判吉凶，判断某神某鬼；这是最简便易行的两种方法，也是一般鬼师所经常用的方法。最盛行而又认为特别灵验的是割蛋。用鸡蛋一枚，放在用碗装着的白米上（这米是送鬼师的），以小树桠枝烧的木炭作笔，鬼师捧蛋碗念祝词。念毕，用炭笔画蛋壳。画毕，置入小锅内煮熟，以刀截其半（有的竖截去一半边，

^① 岑家梧：《水书与水家来源》，载《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② 王华裔修，何干群等续修：《独山县志》，民国四年稿本，1965年贵州省图书馆据独山县档案馆藏稿本复制油印本，第363页。

^③ 吴泽霖：《水家的妇女生活》，原载《妇女工作》1940年一卷一期、二卷一期，后收集在《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阳文通书局1942年版，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而多数横截去一头)。留下的一边或一头,吹去蛋黄,观看蛋白里的阴影黑点及蛋白薄的那一面属于何方(原有炭笔的记号)来判吉凶,判断某神某鬼。这种卜法,也就是范成大《桂海虞衡记》所载鸡卵卜者。这种卜法是很古的。用这种卜法的鬼师一定是懂水书的。鬼师、巫婆大多数都是不脱产的农民,在社会上没有什么特权。由于他们宣传迷信,束缚人们的思想,所以有些鬼师在群众中威信是相当高的。”^①

水书先生在民间有崇高威望与水族人民信仰有关。《贵州省志·民族志》:“水族人民有史以来,即信仰多神。诸如巨石、古井、大树,自然现象中的日、月、星、辰、风、雨、雷与虎豹及祖先等都是崇拜和信仰对象。人们相信占卜、尊崇巫术。凡遇疾病、灾荒或其他吉凶祸福、求子、求财等,都要经占卜后敬献名目繁多的神灵与鬼魂。据巫师说:‘足不足,三百六’即一年360天(就水历而言),每天至少都有一种神灵或鬼魂在人间活动,故人们通常支付给巫师的‘酬劳’就是3元6角或3角6分。实际上,水族信奉的鬼神远不止这数目,当有700—800之多。”^②

2. 用于书写水书

水文主要用于书写水书,潘一志:“水族没有和语言相对应的通用文字,但有一种择日、占卜等用的几百个古老文字。用这种文字写的书,叫做‘水书’。书中所用的天干、地支、五行生克、八卦六爻、二十八宿等等,与汉族的《通书》大致相同,而其字体则甚古。”^③水书主要用于水族原始宗教和民间信仰中择吉避凶。潘一志:“此外迷信梦兆,迷信风水,迷信命卦,一切事都要择吉日,尤其是迷信鬼师的水书能祸福人。如求福就请鬼师择吉日,敬鬼神,可以招来一切的幸福。如欲嫁祸于仇人,也请鬼师择凶日敬鬼神,念咒语,使仇人家败人亡。如认为仇人请

① 潘一志:《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载贵州民族学院贵州水书文化研究院编《潘一志文集》,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494—495页。

②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609页。

③ 潘一志:《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载贵州民族学院贵州水书文化研究院:《潘一志文集》,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437页。